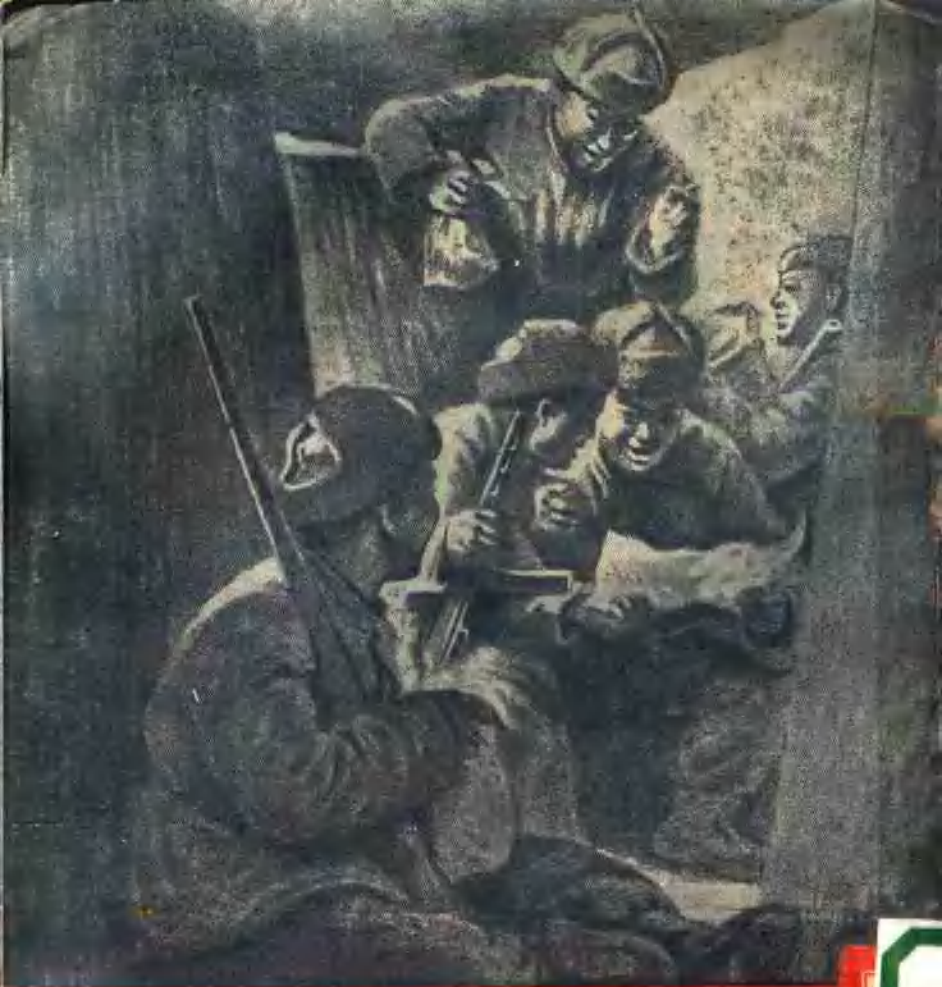




青年讀物

前進吧，祖國！

天津通俗出版社

L43

編者的話

在許多朝鮮通訊裏，具體、生動地報導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雄事蹟，這些英雄事蹟成爲鼓舞我們在生產、學習、工作上克服困難、奮發前進的大動力。這本小冊子裏我們編選了幾篇最近的朝鮮通訊，通訊裏報導了志願軍中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新旗幟和我軍愈戰愈強的新的勝利形勢。

青年同志們，把這些文章拿到你們車間、辦公室、班級、宿舍、家庭、讀報組……去朗讀吧！讓我們學習志願軍英雄們的高貴品質，並體現在我們自己的行動裏吧！

目 錄

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偉大門爭·····	人民日報社論（一）
我們從朝鮮回來·····	中國人民第二屆赴朝慰問團副總團長 陳 沂（四）
前進吧，祖國！·····	魏 巍（一七）
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	新華社記者 石 峯 王玉章（二六）
偉大的戰士邱少雲·····	鄭大藩（三〇）
孫占元和易才學·····	新華社記者 石 峯（三三）
上甘嶺大捷中的英雄們·····	張 顯（三八）

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偉大鬥爭

人民日報社論

中國人民兩年多以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已經收到了輝煌的成績。中國人民最優秀的兒女——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得到了偉大的勝利：打敗了美國侵略者，扭轉了朝鮮的戰局。在毛主席「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號召下，全國工人農民以及各階層人民無不爭先恐後，以忘我的勞動積極參加祖國的建設，使我國工業、農業以及其他各個戰線上的工作都一日千里地前進，從而使抗美援朝鬥爭有了無窮無盡的物質力量。去年遍及全國的捐獻飛機大炮運動，幫助我人民志願軍改善了技術裝備，就是一個顯明的例證。中國人民一再組織赴朝慰問團到前線慰問，向中、朝人民部隊傳達了中國人民對他們的熱愛和關懷，給中、朝人民部隊以莫大的鼓舞。

由於祖國人民的全力支持，由於中、朝人民部隊高度發揚了偉大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朝鮮的戰線已經在「三八線」附近完全穩定下來了，敵人不論付出多少犧牲的代價都無法前進一步了。這樣，就使朝鮮人民的獨立自由與我們祖國的和平建設，獲得了有力的保障。人們都看到，假如我們不及時地進行抗美援朝運動，假如我們祖國最優秀的兒女——中國人民志願軍沒有及時開赴朝鮮前線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瘋狂的美國侵略者就將繼續侵入與踐踏我們祖國的錦

緒河山，我們祖國的人民，祖國人民慈祥的父母和活潑的弟弟妹妹們就將遭受魔鬼們的殺害，我們可愛的祖國就不可能進行和平建設。所以全國的人民都衷心熱愛我們的志願軍，稱志願軍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到處熱火朝天地展開抗美援朝運動，積極支援我們「最可愛的人」。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布的「關於繼續加強抗美援朝工作的指示」，號召我們做好四項中心工作，這就是：繼續深入抗美援朝思想教育，加強愛國增產節約運動，認真做好擁軍優屬工作，切實做好供應和慰問工作。這四項工作應該成為我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在今後的中心任務。我們必須深刻認識，沒有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的英勇犧牲、艱苦奮戰，我們國家的和平建設就不可能進行；同時，正如兩年來的事實所證明的，抗美援朝鬥爭還是我們國家各方面建設工作的一個偉大的推動力量。抗美援朝鬥爭在過去不但沒有引起我國經濟恢復與改造工作的中斷，相反的，更加促進了這個工作的勝利完成。我們國家現在在還要繼續抗美援朝鬥爭的條件下，進入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新時期，我們相信，依靠着抗美援朝鬥爭和國家建設事業的密切結合，我們一定能够爭取這兩個方面的勝利。

現在，美國侵略者雖然已經受了中、朝人民部隊所給予的沉重的打擊，但是，這些瘋狂的強盜們還沒有接受他們失敗的教訓而收斂他們的野心。美國壟斷資本家爲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和企圖逃脫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正繼續向着擴大侵略戰爭的道路急奔。艾森豪威爾接受了壟斷資本家的意旨，正在策劃着繼續和擴大對朝鮮的侵略戰爭的冒險計劃。美國的戰爭叫囂又比以前更加瘋狂了。艾森豪威爾的發言人已經公開喊叫美國人民要負擔「更多的犧牲」。據合衆社電：艾森豪威爾訪問朝鮮後，「美國的新的、强有力的遠東軍事戰略正開始粗具規模」。美國「高級軍事官員完全支持艾森豪威爾和新

政府中其他高級共和黨領袖的意見，認為必須從共產黨人手裏，搶過遠東熱戰的主動權來」。同時，美國操縱聯合國的表決機器根據印度提案通過破壞日內瓦公約強迫扣留戰俘的關於朝鮮問題的非法決議後，一面準備利用這一非法決議向幫兇國勒索更多砲灰，頭號幫兇英國已答應加派一偽裝甲師到朝鮮去支持美國發動「有限度的攻勢」；另一方面，美國已開始更野蠻更慘無人道地迫害和屠殺戰俘，以達到強迫扣留並驅使他們當美國的傭傭兵的卑污的目的。美國片面停止了朝鮮停戰談判，正是因為它要放手發動新的軍事冒險。

因此，我們的抗美援朝工作決不容許絲毫鬆懈，我們必須馬上注意繼續加強這個工作。我們必須利用慰問團到各處傳達的機會，廣泛地向人民宣傳朝鮮前線的勝利，揭露與粉碎美帝國主義瘋狂準備擴大侵略戰爭的罪惡計劃。全國各地應普遍建立並健全「愛國檢查日」的制度，通過「愛國檢查日」把人民羣衆的抗美援朝的愛國主義教育正常化起來。在繼續開展愛國增產節約運動中，我們要把增產節約運動經常地與羣衆的抗美援朝教育結合起來。對於擁軍優屬的工作，必須在明年春節以前切實進行檢查，好的應表揚和推廣，不好的應批評和糾正。全國各界都應該重視對志願軍的供應和慰問工作，通過這一工作傳達祖國人民對他們的熱愛與關懷，使這個工作真正成為鼓舞士氣的重要環節。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我們從朝鮮回來

中國人民第二屆赴朝慰問團副總團長 陳 沂

親愛的同志們，朋友們：

領受着你們所交給的光榮任務，我們今年又去了朝鮮。作爲你們的代表來講，我們作的事情很少。但是你們關懷前線的心，關懷你們自己的子弟的心，我們是盡我們的力量都給你們送到了。前線的同志感謝你們，你們自己的子弟也感謝你們。他們一方面很興奮（有的興奮得下淚）的來接受我們帶去的每一件慰問品，高呼「祖國——我的母親」；一方面又感到祖國所委託給他們的任務沒有完全完成，感到慚愧。其實這完全是他們的謙遜。一個班的戰士把祖國送去的慰問品擺在陣地上，互相詢問，好像進行檢討似的：「我能吃這個糖嗎？」「我有資格抽這烟嗎？」「我的任務完成了嗎？」拿着刻有「贈給最可愛的人」字樣的搪瓷杯，戰士們紛紛宣誓：「祖國稱我們爲最可愛的人，我們一定要做祖國最可愛的事」。另一個班的一個戰士把糖先吃了，當他看見人家還去拿糖進行檢討的時候，他馬上拿着裝糖的袋子向大家說：「你們說，要吃一塊糖打一個敵人，我，已經把糖吃了，我決心留着裝糖的袋子，永遠帶在身邊，以後打死一個敵人，我揀一塊小石頭裝進去，一直裝到一百二十六塊，和原來糖的數目一樣，帶回祖國，做傳家之寶。」他是用這樣的決心來和他的戰友們一樣，一起做祖國最可愛的事。

這樣的人，我們接觸到的很多，他們異口同聲的都說：「謝謝祖國、謝謝毛主席，派來了我們的親人，我們兩年沒有見過我們的親人了。」他們恨不得長一雙翅膀飛去迎接他們的親人。「親人」，多風聲的稱呼呀！爲了接待我們這些「親人」，連彭德懷司令員的小汽車都開到安東來了。英雄、功臣親自駕駛汽車，有的還帶上了救護車；爲了使我們這些「親人」得到比較安全與舒適的生活，很多部隊都把自己最好的防空洞騰了出來。我們總團部一共去了三百多個人，他們就給我們騰出了三百多個人的住所。而他們的三百多個人（實際上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因爲他們都是擠着住的），就要住到別的地方去。而別的地方，自然首先在安全上，就不如原來的地方。

然而這是對待「親人」呀！他們就跟在火線上一樣，沒有什麼顧慮。

有的部隊，聽說我們這些「親人」要去，好多天就在住地搜山，捉特務，怕萬一隱藏一個特務，打信號，暴露目標，影響我們。有的部隊專門修了禮堂來準備聽我們的報告和看我們的演出。你想，我們要是報告不好，演出不好，怎樣對得起他們呢？我去了一個離前線××里的地方，那是一個軍部，禮堂名叫「前進」，三十公尺長，十二公尺寬，除了舞台和觀眾席外，有化妝間，有音樂間，工兵連出工不到一百人，只修了四十天就完成了。修的時候，首長們和工兵們一起研究，先設計好，比準尺寸，到森林裏面作，然後搬回來，湊在一起，就成功了禮堂。置身其間，簡直就想不到還是前線。然而一切設備，都是按着應付戰爭環境在辦的，敵機在天空看不見，敵砲有高山擋着，裏面還開了五個太平門。萬一有事，還可以從太平門出來，順着交通溝（交通溝邊築有橫牆）就可以走到安全地。而且不要忘記，我們還有高射砲。

有的部隊，甚至在坑道前沿的連隊，因爲曾經聽到志願軍歸國代表有被祖國人民從車站抬到旅館

的事，所以他們也抬着他們的「親人」，從山下把他們抬到山上。

至於吃，我想身受的人都會知道，他們真是像在宴嘉賓一樣，什麼都拿出來了。我們到過羅盛教的連隊，戰士們還專門爲我們預備了一頓豐富的晚餐。我們有的同志連鋪蓋一共四床被，加上前線同志們火熱的心，你說還不够暖嗎？

而且，當我們去的時候，正是前線全線展開反擊的時候，同志們都爭相以「打勝仗，立大功」來迎接祖國派來的「親人」，來回答祖國人民和毛主席的深情厚意，有一個部隊還抓了俘虜親自帶到我們面前來作獻禮。

親愛的同志們，朋友們：難道還有比這個更親，更熱，更高貴，更榮譽的嗎？身受着這樣親、這樣熱、這樣高貴、這樣榮譽的待遇的我們，還有什麼好說呢？「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此外，我們再找不出更適當的話來說了。繼之就是握手，擁抱，幾千年來不習慣的禮節，不論男女，老少，在朝鮮前線都擁抱了。這是熱情的擁抱，這是祖國人民和志願軍、我們最愛的人心連心的擁抱。老頭子，像張積慧的父親張本周，董存瑞的父親董全忠，在朝鮮四十多天，笑，從沒有離開過他們的嘴角。慈祥的爸爸，代表着志願軍萬千戰士的爸爸，人人都以見到他們爲幸福。有的部隊沒有見着，還專門打電報來要他們去。看啊，從他們身上，借用戰士們的話：「可以看到祖國，可以看到自己的父母，可以看到毛主席。」勿怪有些從百里以外被派來迎接慰問團的戰士，跟慰問團的代表握了手後，三天不洗，一定要回到連去，回到團去，回到師去，和沒有見着慰問團的戰士一一握手，才算完成任務，辦了交代。

多麼熱情呀！只有共產黨毛主席教導出來的人才這份熱情，才够得上這份熱情。

想着，想着，越想下去，越覺得我們自己不論去前方或在祖國，我們的事確是作得太少了。如果我們對我們的工作還有什麼沒有作到、作好的地方，就深深覺得內愧。

回想起去年五月四號，我們離開志願軍司令部的時候，那天天下着大霧，志願軍司令部的首長們告訴我們：「好，今天天氣好，你們可以趕路，這是個好機會。」所謂好機會，就是可以不怕敵機襲擾，比較安全的通過封鎖線。簡短的話，可以概括當時行路的情況。而今年，我們會到過縣谷川前線，在山頂遙望鐵原，下山的時候，天已經是大明了，坐上汽車已經是七點半。那個地方只離敵人七里，敵機已經開始在天空出現了。但是除了師副政治委員要我們的汽車偽裝一下，佈置坐車的人監視敵機而外，小吉普就飛快的開着往回走。有沒有人擔心敵砲開砲呢？有的人心裏確實在掛念，但是送我們的戰士說：「不要緊，這不是他的地區。」這話就是說這裏敵砲封鎖不佳。你說，仗着戰士，仗着他們的沉着，勇敢和聰明，我們還有什麼可耽心的呢？順着通往前沿戰士自己修的寬坦的盤山公路，我們又平安的回到師部了。雖然，途中曾遇到兩次敵機，一方面有大家監視着，老遠就已發現；一方面司機靈巧，沿途都找了躲避之處，敵機好像就沒有看見。

計算起來，去年五月到今年十月，不過才十七個月，而變化竟如此之大，這只不過是從行路這一件小事說。但是親愛的同志們，朋友們：在朝鮮，行路，就是一件大事。路行不好，關係我們戰爭很大。去年，我們祖國雖然財政經濟情況還沒有完全好轉，但是全國人民節衣縮食，還是可以很好的援助我們志願軍的，問題是路行不好，交通戰線上我們還沒有打勝仗。我們第一次過鴨綠江橋，橋被炸了，眼看着我們行程受到阻礙，心裏覺得很急，但更重要的還是眼看着許多物資、彈藥送不過江去，這對在前線用血肉抵抗敵人的英雄們才是真正很急的事。今年不同了，這個橋有我們的空軍在天上，

有我們的高射砲在地下保護着它，它雄偉的屹立着，沒有一點損傷。依靠它，把祖國和我們志願軍的血管緊緊的連結在一起了。

是不是就是這一座橋呢？不是的。無數的橋都是這樣，敵人從來沒有放鬆過對這些交通孔道的破壞，問題是我們堅決的、巧妙的、不斷的在反對敵人這些破壞。沒有空軍或空軍不經常去的地方，依靠着地面的高射砲火，依靠着鐵路運輸上的精確計算，尤其是依靠着我們那些不怕寒冷，零下三十度也下水去搶修橋樑的鐵道部隊，他們以超人的毅力和聰明來預計到敵人可能破壞的地方，預先構圖，預先構料，預先施工，預先作好橋墩、橋架，在預定的地方等候，一旦被破壞，就搬過去架上，這樣就保證不會誤什麼時間。所以戰士們、員工們都很有自信的說：「炸、你炸不着，炸着了，我們可以搶修。」

就是依靠這個決心、信心和巧妙的對敵鬥爭的辦法，橋，始終是屹立着；車，始終是通着；物資、彈藥就能够源源不斷的運送到前線。敵人所吹噓的對交通線的「絞殺戰」，在這些英雄們面前是洩氣了。這方面我們是打了很大的勝仗。

防空哨的同志們，在打這個勝仗上起的作用也特別大。沿公路，同志們，你們聽吧，看吧：「哨音」，「槍聲」，「白旗」，「紅旗」，指引着萬千的司機「開燈、前進」！「閉燈、前進」！這就大大增強了汽車的運輸率，大大減少了我們汽車的事故，今年九月份全路只被敵機擊毀一輛汽車。戰士們不滿足，還提出「百日不出事故」的戰鬥口號。

就是依靠這些運輸戰線上的英雄，今年志願軍的棉衣，三天（請注意，只是三天）就全部運完，沒有一點損失。怪不得我們的戰士已經早穿上了棉衣，而美軍還在那裏打哆嗦哩！也怪不得被俘的美

軍駕駛員問：「你們汽車上都裝得有雷達嗎？」我們的戰士回答得好：「傻瓜，我們國家的工業還裝不起，我們裝的是人達。」我們就是依靠這個「人達」，就把美帝國主義的空军搞得輕輕。防空哨的同志們已經很熟練了，他們全都分得出：敵機什麼聲音，什麼飛機，想幹什麼動作；對我們自己的汽車，他們不看見也分得出：什麼牌子，大、小、空軍、滿載，就憑這個在那裏指揮和執行公路上的對空鬥爭。

但是敵人永遠發現不了他們，他們還主動打哩！有一次，在吳開里附近，他們打下一架敵機，一個美軍中校駕駛員跳降落傘落下來了，被一個防空哨發現，戰士馬德權和一個戰士急忙的趕上前去，跑了二十多里，馬德權累得吐血，還是沒有找着。但是已經到了我們戰士手中的獵物，他們決不放棄，他們一面打槍，一面搜索，很久，很久，他們終於在一個大樹前發現，而那位中校，早已經按着他們美軍機械投降的老規矩跪在地下等到解放了。正當這時，敵人來了十八架飛機，在他們週圍轉，又是掃射，又是投彈，一陣之後，直昇飛機飛過來了，從直昇飛機上露出梯子來，中校看到又驚又喜，扭轉身就想走，兩個戰士把他拉着，他慌忙從身上掏美金、鋼筆、連他愛人的照片一起都掏出來，遞給我們的戰士，想要我們的戰士放他走，我們的戰士那裏會肯，還是死勁的把他拉着，並且把槍口對着他。直昇飛機飛了一陣沒影子，飛走了；大隊的敵機又轉近來，又是掃射，又是投彈，兇得很，看樣子管不住這傢伙了，兩個戰士沒辦法，低頭一眼看到降落傘上的繩子，他們忽然聰明起來，用刺刀割下繩子，把那傢伙捆在不遠的一棵樹上，動彈不得，他們倆則選了一個可以隱蔽的地方，一兩隱蔽，一面用槍瞄着；直昇飛機又來了，梯子照樣放下來，但是許久、許久，看着還是沒有影子，它好像放了一聲「胡哨」，迅速地飛走了，大隊敵機也跟着飛走了。那傢伙——中校，喪氣的，也是

乖乖的跟著我們戰士回來了。

就憑著這些聰明和勇敢的戰士，在他們聰明的指揮員指揮之下，美軍在公路上的「空中優勢」就逐漸的被打垮了。

這個重要性是難以估量的。回想起去年「一把炒麵一把雪」的時候，那時戰士們托我們帶回祖國的信是「一不想家，二不想老婆，只想吃個熱饅頭」。「只要有吃，砲有吃，傷了能抬下來治療，保證打敗美國鬼子」。去年就是這個情況。今年則變成戰士都表揚後勤工作了，這就說明敵人加諸我們的這個艱難困苦的情況，跟麥克阿瑟混蛋一樣，是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前方不是沒有東西，而是東西沒地方放；現在不是沒運輸力，而是運輸力已有富裕。鐵路、公路都有一套較成熟的經驗可用了。

正告美國的戰爭販子們，讓你們看看吧：就是在後方（這只是對前線部隊而言）的中朝人民，你也是欺負不了的。讓我們回過來再說說前線吧，親愛的同志們，朋友們。

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前線各級駐地都是那樣的安詳，而這種安詳並不是充大膽或者麻痺，而是各方面都有了一套。我們隨某軍長到他們的軍部，雖是夜晚到的，完全不像去年到他們那裏的樣子。去年問他們的一個駐地，連朝鮮人和中國人都在內，一共問了四個鐘頭，四個鐘頭時間，警報還拉了十幾次。今年下車以後，也打幾次防空槍，但秩序很好，槍一響，一切都沉靜，戰士們在黑夜裏很熟練的就把東西搬上了山。我當夜就參觀了他們的辦公室，都有電燈，都安了地板，而且都存放了他們自己工兵作的各種桌椅板凳。第二天天明起來，我各處端詳了一陣，眼睛看著這個指揮部的各個方面，還耳朵聽著過十數分鐘又飛過來來的敵機的聲音，我看看作戰室的參謀們，聽聽來回傳電話的聲音，還

注視坐在辦公室門口邊談問題、邊融太陽的幾位軍首長們，他們是多麼的沉靜而又有秩序呀！

但是敵人不能發現他們，原因是他們是按着前線，按着戰爭，尤其是按着爭取戰爭的勝利在建設他們的指揮部的。

我們到過兩個師部也是這樣。我們到時他們已經升起他們在戰場上用自已的手製造的火爐，自已的手燒的木炭在取暖了。令我們吃驚的還不是這些生活上的設備，而是師長的辦公桌上擺滿了書，其中有軍事書，政治書，特別是有各種字典，師長在作戰中是那樣的忙迫和吃累，但他還在抽時間學文化。解放戰爭中，他曾經當過團團長，現在他已經是師長了。他們每天總是要抽點時間學習，他告訴我們：「近代戰爭，不學不行呀！」所以蘇軍「戰鬥條令」，「合同戰術」這些書，他們都是在拼命的看，結合着他們的實戰經驗，看得就更快，懂得也更深。

但是他們也很注意他們的身體，他們也很會玩，正如在一個戰士牆報上看到的：「工作好，學習好，戰鬥好，吃好，玩好，身體好，這才能打勝仗。」當然，在戰地要完全做到這些是有困難的。前線的同志們，就是在坑道的同志們，也都在朝着這個目標努力。師長就把敵機扔下的副油箱劈成兩半，作成船，戰鬥和工作之餘，找個有水的地方，划一划，玩一玩。

這種情況，就是到連隊也是如此。見到面，他們總是很高興的。戰鬥之後，就是學習，修補自己的工事，有的幫助朝鮮人幹活，有時把一付撲克切成兩半做成兩付大家玩。我就見過一個工兵緊張的把渡船撐離岸以後，他擲出口琴吹起來了。問到他們敵人情況時，他們總是說：「不要緊，我們這裏離敵人還遠哩！」其實敵我機槍在夜間交射的火球，就一個接連一個的掠過眼去。有時敵砲打得多了，落在山腰，落在曠野，戰士們說：「這是你杜魯門的倉庫，你把砲彈都搬來吧！」有一個戰士叫田

濟中的，專門爲杜魯門作了首快板詩，來嘲弄敵人的胡打砲。「美國兵，真洋相，每天砲彈轟胡放；一門砲每天打多少，不知他，算賬不算賬？老子蹲在工事裏，學習、下棋、把歌唱，把山上草木刮個光，杜魯門是個理髮匠。」

這種極有的鎮靜，就能使我們每個指揮員、戰鬥員保持清醒的頭腦，一切的創造都是從這個清醒裏而得來的。

去年還有人熱心朝鮮戰爭能不能打下去，如果戰爭要持久，怎樣才能持久？今年這些問題都解決了，戰士們說：「美帝國主義你要打多久，我們就陪你打多久。」去年有個美國新聞記者嘲笑我們說：「志願軍是揹着五天的乾糧來打仗，乾糧完了，就回去了。」這是說我們交通線不健全，糧食、彈藥運不上去。今天，美國新聞記者應該嘲笑他們自己了，我們志願軍的勇士都不愁糧食、彈藥了，吃的百分之七十都是細糧。彈藥請聽美帝國主義自己在上片嶺戰鬥後的發言吧。

去年我們在漢江南岸打守備戰的時候，修築了野戰工事，有時還是經不住敵人的飛機大炮，戰士覺得還需要另想辦法。五次戰役以後，指揮員根據戰士們的創造，發揮祖國人民勤勞勇敢的光榮傳統，挖坑道工事。這種坑道工事，西起臨津江，東至東海岸，縱橫數百里，戰士們稱之爲「地下長城」，戰士雍建華會有一首快板詩歌頌它：「坑道堅，坑道強，一切工事它爲王，飛機大炮打不透，千軍萬馬裏邊藏。」修工事用的木料，據統計，可以從朝鮮一直排到重慶。挖土開山，挖空了無數的山；有的部隊爲了修築工事，費去幾百萬個工，但是戰士們並沒有什麼近代化的工具，就是憑一雙手。有的戰士單打石眼每天就打四千錘，有的打了八千錘到一萬錘，戰士們就是用這種強度的勞動像同美帝國主義作戰一樣，來同自然作鬥爭，同頑石作鬥爭，他們說：「決心磨爛石頭，困難見我發愁，決心比

石還硬，情緒比山還高。」這樣，戰士們就有了家了，這個家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陣地之家」。依靠這個家，保存自己，防禦敵人，反擊敵人。

世界上本來沒有打不破的防線，可是志願軍修築的防線，敵人就是打不破，因為這個防線不單是工事堅固，更主要的是有志願軍這樣的人，毛澤東思想教育出來的人來守備。因為近代化的戰爭，不僅是打勇敢，打決心，打砲火，還要打戰術，打聰明，打辦法。志願軍是這六方面都具備的。這次上甘嶺的戰鬥就說明了，有工事、有大砲，還要有人和人想出來的辦法。

美帝國主義和李承晚匪幫，他們不是兵不多，也不是砲火不厲害，而是他們的人不堅決，不勇敢，想不出比我們更好的辦法，當然，戰爭的性質也決定了他們很難堅決和勇敢，所以他們也很難想出比我們更好的辦法。請看在美軍中流行的一首詩吧，這首詩的名字叫「獻給朝鮮」。

「在蘇聯和中國邊境下面，便是朝鮮那塊地方。那裏便是我們註定要在那裏服役的地方——上帝遺忘的地方。」

「用自動步槍和蚊子作戰，用十字鋸挖土，做着一些古老的奴隸的工作，是那麼疲倦啊！

「和蛇蟻在一起。在人變的沮喪萬分的地方，在離你九千英里的某國土地上。

「我們受寒、流汗，又顫慄，那是我們難以忍受的；可是我們仍不是罪犯，我們是我們上帝的保衛者呀！

「我們是陸戰隊員，賺着微薄的薪水，保衛着百萬富翁，每天只有一塊六。

「用和女友初會的回憶，來等待着，希望我們不在家的時候，她們沒有嫁給別的兒郎。

「沒有人知道我們在活着，沒有人絲毫關心，我們已被家裏的人忘記，我們也是美國人。」

「在陸戰隊的時間，我們錯過了最寶貴的光陰，孩子們別讓徵兵的抓着你們，看上帝的面，別再從軍。」

「當我們工作完了，走到那熟悉的地方，聖彼得會說：『他們是朝鮮來的，他們已在地獄度過了他們的時光。』」

「流傳的一句話：我們的本份不是去問『為什麼』，是去『幹』，是去『死』！」

這就是美軍的情緒！加上我們的工作，借用戰士的話，是「坐北向南」，即是住在坑道太陽見得少，總還可以見到，而敵人則是「坐南向北」，只有吃北風。戰士說：「就這點，敵人也輸了」。

去年，因為我們坑道工事還未很好的建立起來；敵人依仗他的所謂飛機大砲掩護，相當猛烈，有時還去坦克面前跳舞，當上級號召開展冷槍冷砲運動，戰士說：「這個辦法好，打死十個去見師長，打死二十個去見軍長，打死一百個去見毛主席。」就是這樣，敵人一露頭就打，什麼地方露頭，就在什麼地方打；坐汽車看地形，打；解手，打；集合吃飯，也打。直打得敵人一天到晚不敢露頭。因此，現在在美軍中流行一句話叫「低下頭來」，特別是當老兵看見新兵昂著頭走路時，就在他脖頸上接一把：「低下頭來」！我們戰士覺得打這種仗很便宜，越打興趣越大。在雨季，因為更靠近敵人，不好隱蔽，有一個戰士脫得光光的，在雨地中，全身用稀黃泥塗上，爬在地上伏擊敵人。

以後，這個冷槍戰更加開展了，步槍摸到敵人後面去打，大砲配合著步槍打。

由於學習，由於實戰，由於總結戰士的創造，我們的指揮員也比以前變得更加聰明了，過去只會指揮步兵，或者只會帶一個排、一個連衝鋒；現在一個團長，除指揮步兵外，還要指揮坦克、大砲。而各種口徑的大砲，單是汽車運送彈藥這一項組織工作，在戰鬥環境就是複雜得不得了。我們今天的